

V

李健吾戲劇集

黃花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定價三元

李健吾戲劇集
黃花

發行人 吳文林

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重慶路
海慶路口
鉅民交通
鹿國通
路路路
一四十二
弄四十四
八五號
號號號

李健吾戲劇集

- 一、這不過是春天
- 二、以身作則
- 三、母親的夢
- 四、新學究
- 五、黃花
- 六、秋
- 七、梁允達
- 八、青春
- 九、草莽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三十六年三月再版

花 黃

吾 健 李

黃花 一個速寫

「從肉身生的，就是肉身。從靈生的，就是靈。我說，你們必須重生，你不要以為希奇。」

「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，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。」

「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，叫她站在當中，就對耶穌說：『夫子，這婦人是正在行淫之時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，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。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？』……耶穌就直起腰來，對他們說：『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。』……他們聽見這話，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穌一人，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。耶穌就直起腰來，對她說：『婦人，那些人在那裏呢？沒有人定你的罪麼？』她說：『主阿，沒有。』耶穌說：『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罷，從此不要再犯罪了。』」

——約翰福音第三章，第七章，第八章。

人物

Lilien 姚

一個紅舞女，二十一歲。

Mme 劉

一位貴夫人，二十八歲。

陳三爺

一位銀行經理，三十五歲。

Master 楊

一位闊少，二十歲。

General 苗

一位下野的軍人，五十歲。

關先生

一位電影公司的代表。

仇先生

一家消閒小報的經理。

「第一號」

一個忠厚的世故老。

Boy

五位舞客

地點

香港。

時代

中華民國三十年。

時間

第一幕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。

第二幕 次日上午十時。

第三幕 同日下午五時。

第一幕

夕陽在遊廊留戀着，但是優柔的燈光（除去頂燈）已經照亮了大飯店客廳的一個角落。遠遠傳來音樂的聲音。
一位雍容華貴的少婦，*Miss* 劉，匆匆過來。

劉（回身招呼）*Boy*！

【「第一號」離她不遠，幾乎就在眼前。

「第一號」是太太。

劉（坐下）過來，我打聽一個人。

「第一號」是太太。

劉 飯店裏面有沒有一位姓陳的客人？

「第一號」有。不過，讓我看，我們有三位姓陳的客人。
劉 有一位從上海來的。

「第一號」從上海來的有兩位。

劉 兩位？我只問一位。

「第一號」是，太太。不過——

劉 什麼不過？

「第一號」沒有什麼，太太。

劉 一位陳先生，新近從上海來。

「第一號」年紀有六十歲。

劉 噢！

「第一號」不過，也許——

劉 好啦！別「不過」啦！請罷！

「第一號」對不住，太太。不過，您問的那位——（轉身向外望見有人過來）在這邊
Mr. 楊。

【Master 楊，一位和文化接近的翩翩佳公子，筆直奔向劉】

劉 汽車停好了？

楊 停好了。（拭汗）才五月天，我出了一身汗。

劉 可憐的孩子！你要點兒冷東西喝罷。

「第一號」是，太太。

劉 我沒有叫你。

「第一號」噢！不過——

【劉聲肩】

楊 給我一杯 coca-cola。

「第一號」是，先生。

楊 (向劉) 你喝什麼?

劉 我不喝。

「第一號」 要點兒熱的?

劉 什麼也不要!

「第一號」 對不住，太太。

〔他走向酒吧間。〕

劉 你說我在這兒可以碰見陳三爺跟他那個舞女。

楊 一定的。

劉 看樣子你也常跟他們在一起，跟那個舞女在一起。

楊 我不撒謊，我偶爾也跟 Lillian 在一塊兒玩。你不能够怪我。你一去上海就是半年多，我

覺得無聊。

劉 所以你跟一個舞女來往。

楊 她是一個舞女，我不過拿她尋開心，從來就沒有把她當正經看。別的不說，叫我那位老子爺曉得了還了得！你這回來到香港，好極了！我不放你走。我要帶你到許多有趣的地方玩玩。

劉 你帶我？

楊 從前你對香港比我熟，可是現在添了好些新的——你不知道的——

劉 你學壞了。我得寫信告訴你媽咪。

楊 是你把我帶壞的。媽咪有一時不要我跟你——

劉 嗯！

楊 我不瞞你。媽咪妬嫉你。

劉 我？

楊 對啦，你。她一時怕你把爹搶了去，一時怕我把爹搶了去。

劉 這就是你不對。你應當老老实實對她老人家講，沒有人同她競爭一個老頭子，也沒有人同她競爭一個喫奶的孩子。

楊 你一來就欺負我。

劉 我一來就護着你。我把你當做我的小弟。

楊 你應當把我當做——我不好出口，你明白，我打小兒崇拜你。

劉 你簡直變壞了。你已經學會了漫天價撒謊。比撒謊壞多了，你居然在一個女人面前求起愛來了。

楊 我當真愛你。

劉 嚙——！

【過來 boy，捧着一瓶 coca-cola，斟入玻璃杯，放在楊前面的小几上，他拿着空盤由原路退下。

劉 你講話得當心，這兒是大飯店，可比不得在自個兒家裏。

楊 可是我愛你。

劉 你要是真心愛我，你不會在這樣一個怪地方講給我聽。

楊 你冤枉我。

劉 好孩子，喝罷！我不拒絕人跟我談愛。

楊 （端起杯子又放下）你應當拒絕。可是，我知道，你并不愛我。

劉 我沒有說我不愛你。

楊 你頭一個應當忘掉你重慶的丈夫。

劉 我從來就沒有把他攔在心上。

楊 第二個你應當忘掉陳三爺。

劉 你喫他的醋？三四年以前還說得上，現在可就難說了。

楊 你這次到香港來就爲找他。

劉 對的。

楊 你要他跟你一道兒回上海。

劉 完全對。

楊 你的心是他的。

劉 這句話不對。我的心是我自個兒的。小孩子，你不懂得我。

楊 我懂得你。

劉 好罷，你先說說我像什麼。

楊 你像——像天仙，全香港沒有一個女人比得上你。

劉 (笑) 除去一個，那叫——她叫什麼？

楊 Lilien 姚。

劉 看你馬上就不打自招了。Lilien 姚，Lilien 姚。名子怪好聽的。

楊 可是只有你配做——皇后。

劉 俗氣！你把跳舞廳的下流名詞兒也搬到我身上來了。你準是迷上了那叫 Lilien 的。

楊 你要是認識了那舞女，你也會喜歡她的。人家不喜歡她，是她招人家喜歡。

劉 我的少爺，你可真真不得了。你的確進步了。你已經懂得在一個女人面前不應當恭維

另一個女人。

陳三爺才真真迷上了她。他到香港不過一個月，已經報銷了五千港幣。他嫌在九龍住不方便，索興在這兒開了一個房間，留給自個兒晚晌歇腳。

答 Ellen 姚就住在這兒？

楊 住在這兒。

劉 一個人？

楊 一個人。

劉 好本事！

楊 跟你差不多。

劉 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楊 (彌補) 我是說，和你一樣能幹。你不總是一個人飛來飛去的，叫人逮不住嗎？

我饒過你這次。以後我不許你拿我和任何人比。你方才說陳三爺迷上了那姓姚的舞女。迷字不夠形容三爺的。那是真正的愛，純潔的愛，像電影裏 Romeo 那樣的愛。

劉 Lifen 姚一定是 Juliet 了。她對三爺怎麼樣？

楊 好像——表面看不出來，和對我對別人一樣。

劉 她多大年紀？

楊 那你可問住了我。女孩子就沒有歲數。 Beauty is their age。

劉 我把三爺帶回上海，留下你一個人跟那姓姚的舞女在一起，你覺得怎麼樣？

楊 那你是大好人。我——我——

劉 (笑) 原來你也那樣迷她！

楊 (辯護) 不是迷——

劉 是真正的愛，純潔的愛，我的 Romeo。

楊 我也就是逢場作戲而已。

劉 一個二十歲孩子也曉得什麼逢場作戲！我要是你媽咪，一定要好好管教管教你。

楊 我巴不得有你這樣一個媽咪。坐在你旁邊，我一點兒也不像坐在媽咪旁邊那樣急燥。你

就像一池子的春水。

劉 (站起) 一池子的春水(望着遊廊外)你的臂方倒不錯,可惜水的顏色藍裏透渾。

楊 (站起)我們走罷。

劉 還早。用晚飯還早。

楊 看一場電影去。

劉 我要等一個人。

楊 有我還不夠?

劉 我說不夠來的。我等陳三爺來說句話。

楊 想不到你那樣愛他。

劉 愛他?

楊 還不顯然嗎?一個多月不見他回上海,你不放心,親自趕到香港把他帶走。

劉 骨子裏呀,那也不過是一個賭。我在上海跟人打賭,說我有本事叫他送我回上海,否則的

話，我就輸他——不用說，我這個賭打輸了。

楊 你來香港就爲這個賭？

劉 爲什麼不是你聽了也許不信，可是對於我這類女人，只要碰到興頭上，除掉殺人放火我全可以做。一位蕭太太，你記得，陳三爺五六年前的好朋友，對我一個朋友講，三爺壓根兒就沒有喜歡過我。他往年待我的情意完全是假的。你要是女人，你受得住別人這種話嗎？我一生氣就對朋友講，好！我叫三爺再做給她一次看。銀行催他回來他不理，我一去香港，他馬上乖乖兒跟我上船走。

楊 你這個賭打得未免冒險。

劉 你是說我輸定了。

楊 那看你。

劉 不看我。這看她，那個舞女。

楊 （舉起玻璃杯）讓我預祝你勝利。（放下玻璃杯）你看，那是誰來了？

劉 陳三爺？

楊 不是。

劉 Lillian 姚？

楊 不是。那是——General 苗！我不高興見他，他是到這兒來找 Lillian 姚的。

劉 他還在香港？

楊 他不在香港，他到什麼地方去？（指酒吧間）我們打這邊兒走罷。

劉 你那杯東西你就沒有喝。

楊 我不高興喝了。

【他們不會駭開，苗就直着嗓子喊過來。

苗 （僅僅看見楊）小楊，我今天又見到你，我天天見到你！這太不應當，我要通知令尊的。他不知道你留在香港捧舞女，知道了會派飛機把你運到內地的。你見到 Lillian 姚沒有？我方才問 boy，說她出去了。一個人出門，這麼早，還是破題兒第一回！什麼！Lillian 在這兒跟你

談心，沒有出去！好福氣！福氣全叫年輕小夥子搶了去，老年人就別想活着了！

楊 你看仔細，這不是 Lilién。

苗 （發覺眼誤。）原來是 Mme 劉！看我這眼睛，只顧嚷嚷不看人。你得原諒我，Mme 劉。你丈夫好嗎？

劉 謝謝你，將軍，他身子壯實着哪，一直就沒有病。

苗 好福氣，好福氣。在內地是得身子股兒硬，全得像我有個當兵的底子才成。

劉 你不老早就嚷着要到前線去嗎？

苗 我現在還嚷着去。可是去不了，有什麼辦法？爲什麼去不了，說來話長，還是不說的好。（指着玻璃杯）這是誰喝的？

楊 是我要來喝沒有喝。

苗 我正口渴，我替你喝了罷。（一飲而乾）好味道！我好福氣！這叫可口可樂。（向劉）Mme 劉，女人裏頭，老老少少，就數你英雄。我到如今一趟飛機沒有坐過，你已經坐過好幾次，不容

易有福氣！這次怎麼樣，半路沒有遇見××飛機！

劉 好將軍，你就不給我留一個插嘴的地方！

苗 這是當着你，我的美人兒，我心裏快活，話就多了；要是當着別人，你別想我的牙縫崩得出半句話來。

劉 你可謬獎了我。

苗 沒有的話！（伸出大姆指）女人羣裏你是這個。不信的話，問問我們小楊，你看他色眼迷迷的，說不定對你存着壞心思。

楊 General 苗，我頂尊敬 Mine 劉，她是我媽的好朋友。

苗 這用得着你說！ Mine 劉和內人也頂要好。能夠和內人談得來，就有做聖賢的資格。（向劉）你應當教訓教訓他，這孩子不學好，成天到晚在跳舞廳鬼混。我來一次碰見他一次。頭些日子他亂來，不管胖子瘦子，他全拖到池子裏頭蹦蹦跳，害得個個舞女跟他害相思病。這一向可好了，看中了大名鼎鼎的 Wilson 姚，死釘人家的梢，從早到晚就看見他的汽車圍着這

兒大飯店兜圈子。

劉 (笑向楊) 當真?

楊 聽他講!你就別想他有一句好話出來。他巴結 Lilien 巴結不上,把錯兒推到我身上。

苗 我巴結不上,這叫什麼話!昨兒晚晌, Lilien 對我訴了老半天苦,什麼客人多,身子不自主,什麼長光短,時間不夠分配,什麼我得多多原諒她,什麼我得幫她在客人面前好好兒解釋……小楊,你就別想她對你說這種知心的話。她壓根兒就沒有把你當朋友看。

楊 你親眼看見的,她每天晚晌少也要跟我跳一次舞。

苗 這算不得希奇,她不跟你跳,也得跟別人跳,反正她得下池子陪人跳。幹一行,喫一行,這叫沒有法子。

劉 越聽你們講,我越想見識見識這位 Lilien 姚。我今天遇見的朋友,就沒有一個不是跟着她的脚尖兒打轉轉的。將軍,你說說看,她長得是個什麼樣兒?

苗 什麼樣兒?這下子可把我難住了。我天天看見她,你叫我一形容,我就像沒有見過這人,不

知道怎麼說才好。還是我那句老話，誰跟她在一起誰有福氣！（如有所得。）
Nine | 劉，你可別生氣，叫我看呀，她很有點兒像你。

劉 像我？

苗 特別是——我說不出什麼地方像，改天你自個兒看好了，那才叫怪！

劉 （向楊）你說？

楊 依我看，你是你，她是她，風馬牛不相及，沒有一個地方像。你個子高，你長得豐滿，你的性子剛強，我看不出她有什麼地方跟你一樣。再說，她是一個舞女。誰知道她是什麼爛泥裏頭出來的荷花好啦，我們走罷。

苗 走什麼地方去？
Lillian 不在，我跟你們一道兒走，反正我在那兒也是閒着。

楊 她說不定就回來。

苗 我跟你們一道兒用晚飯，小楊你請客，用過晚飯，我到跳舞廳會看見她的。

劉 我不想走，我要看見那個舞女才走。

苗 用過晚飯，我們一塊兒到跳舞廳去看她。

【Bob 過來拾檢瓶蓋，楊俯身簽字賬單，劉欣賞晚景。

苗 （向外嚷着）喂！陳三爺！你到這邊兒來！我給你介紹一位貴賓。

【聽見他嚷，劉不由向前走了兩步，但是她沒有過去，站在楊旁邊，正好把背朝向苗，楊簽過字，給自己燃了一枝香煙，她看着他吸煙，然後伸手表示要吸煙。

楊 你也要？

劉 我嚐嚐你的煙。

【楊伺候她吸煙。

劉 三五牌。還好。一股子清香味道的，確是小孩子吸的煙。

苗 （依然呼喚）三爺，不要急着看 Lillian，她出去了。來，來，我給你介紹一位聞名全球的貴夫人。

【捧着一簇鮮妍的白薔薇，悠然自得，陳三爺過來和他應酬。

陳 General，你昨天晚晌離開跳舞廳比我早多了。

苗 所以我今天趕在你前頭來。好花送給 Lilien 的？總是你們年輕的在行，有錢又有心眼兒，好福氣！

陳 你說 Lilien 出去了？

苗 可不是，我白趕在你前頭，她出去了。不過，好福氣！我給你介紹一位貴夫人，了不起的好看，了不起的聰明，介紹給你認識，不枉你也活了一場！

陳 是誰？（指着劉的背影，放低聲音）不是那位？

苗 （回身，放低聲音）就是她，和 Master 楊在一起。才打重慶來。才下飛機。

陳 噢？煩你引見引見。

苗 好！我來帶路。

【他們一直走向對面。陳遠遠舉手和楊招呼。楊同樣舉手招呼。

陳 Master 楊，我進來的時候看見你的汽車，我就曉得你在飯店裏頭。

苗 Mme 劉，我來給你介紹一位朋友。

【劉直到現在才回轉身下。陳的神情忽然黯淡了，他急欲把花放在什麼地方，然而沒有地方可放。

劉 （取下香煙，笑容滿面）將軍，什麼朋友？

苗 陳子仁，陳三爺，前一個多月才打上海來。（向陳）Mme 劉，劉太太，新近才從重慶飛到香港。

劉 我當是誰，原來是三爺！這一向可好？

陳 （努力減除尷尬）劉太太好？

劉 我永遠是那樣子。我這人，身子就跟心眼兒一樣，永遠是那樣子。（似乎端詳的樣子）你的氣色大不如從前了。現在銀行不好做，外匯套多了，也得找地方生財。三爺這一向一定辛苦了。

陳 還好，還好。

苗 （大出意外）你們原來就相識！

劉 三年以前三爺還整天纏着我作愛哪。

苗 (拍陳肩) 有福氣! (把那捧白薔薇震落地上) 對不住, 我拍掉了你的花。

陳 (急忙拾起) 沒有什麼。(向劉) 你乘什麼船來的?

劉 左不是總統輪。上船的時候, 你那位舊情人蕭太太, 提着一大簍花旗橘子, 親自送到大餐間, 我才喫了兩個, 船就到了香港。

苗 (莫明其妙) 你不是從重慶坐飛機出來的?

劉 (笑) 我的好將軍, 我什麼時候說我坐飛機從重慶出來的? 那是半年以前的事。我這半年就在上海。

苗 原來是這樣的!

劉 小楊, 你先一個人去。我隨後就來。告羅士打。

楊 你不要叫我老等。

劉 不會的。(向苗) 將軍, 告羅士打, 你喜歡嗎?

苗 有人請客我總贊成。(向楊)我們這就去。告羅士打的拿手菜瞞不過我的。晚晌還要陪
Nime 劉到跳舞廳去看 Lilien。(向陳)一句話，今天晚晌你可不許把 Lilien 帶去看電
影。Nime 劉要瞻仰瞻仰她的風姿：那是你的福氣！

【楊笑着，向劉擠眼，和着苗的又一種笑，一同笑出客廳。

【劉退到一隻沙發旁邊，坐在上面，噴着煙圈兒。陳尋找一個地方放花。

【「第一號」由酒吧間過來。

「第一號」 (向陳) Good evening, sir.

陳 Evening.

「第一號」 Miss 姚出去了。

陳 我知道啦。

「第一號」 她請陳先生等她一等。她說她六點以前趕回來和陳先生一同用飯

陳 我知道啦。

「第一號」那把花請你交給我，好看極了！我給你放到 Miss 姚的房間。

陳（溼聲地） Thank you.

「第一號」慫慫地接過那捧和他爲難的薔薇，由對面下。

劉（順手把多半截的香煙扔掉）你那捧花總算有了地方攔。

陳 沒有比今天這捧花惹我討厭的了。

劉 我明白。

陳 她叫我在你跟前丟人。牠好像一口招認：牠是犯罪的物證。

劉 什麼罪？

陳 不忠心。

劉 怎麼樣？

陳 心不專。把心浪費在一個舞女身上。

劉 你知道你這些漂亮話有什麼意義嗎？

陳 我不迴護自己。我要是能夠撒謊，我現在一定騙你說，我和 Lilien 姚是逢場作戲。可是騙你沒有用，你不說一句話，我明白你的情報很齊全。

劉 請你不要再侮辱我，好不好？

陳 侮辱？

劉 別拿一個舞女跟我比較。（指另一沙發）請坐。

陳 （坐下）我不願意傷你的心。

劉 傷我的心？（笑）我傷心？人家說愛神是瞎子，你可真是這樣一個傻子！你跟我好了這三四年，你就不清楚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。我不是那類癡心的女孩子，像我妹妹那樣，把心死死用在一個男人身上，一旦男人變了心，就躲在屋子角落掉眼淚。Sentimental！我妹妹就害在這上頭。你沒有聽說過我有一個妹妹？

陳 她是一個什麼樣人？

劉 一個傻子！一個天字第一號兒的傻姑娘！她不曉得在什麼地方認識了一個空軍將士，瞞

着家人跟他來往過不了五六個月，那位空軍將士在空裏戰死了，我那位寶貝妹妹也就忽然不見了。

陳 她做什麼去了？

劉 誰知道？家裏人尋了她一年不見，她點兒影子，也就不尋找了。這不明明擺在眼前嗎？她殉情投了江！

陳 (並不感傷) 可憐蟲！

劉 (譏諷) 你到香港以後似乎分外多情了。

陳 可是如今一當着你，我立刻明白我還是你的。我隨時可以丟下那個舞女跟你走。我對她是一時的迷戀，你拿去的是我永久的愛情。

劉 我相信你。

陳 (坐近些) 你預備在香港停多久？

劉 這要看你幫忙幫多久。

陳 你說給我聽。

劉 我跟人打了兩個賭。先說頭一個。有一天，益華公司的經理對我大嘆氣。我問他怎麼了，不是做棉紗做賠了。他說棉紗沒有賠，外匯沒有賠，金子也沒有賠，只有一樁國難財眼睜睜發不到手，他覺得難受。我問他有什麼國難財發不到手。他說：港幣這兩天在上海的賣價是四元七角，在香港的賣價是五元三角，假如在上海買一元港幣，弄到香港，一元就可以賺五角，一萬元就可以賺五千元法幣。問題是一千元以上的法幣不許帶出香港，賺了也帶不回來。我當時就講，好辦。他給香港電匯二萬元港幣去，我擔保在九萬四千元法幣之外，從香港給他帶回一萬元的賺頭。他答應分我五千元，旅費由他負擔。

陳 香港政府的檢查很嚴，你太冒險。你當心犧牲掉你貴夫人的名銜。

劉 不管牠，我愛的就是冒險。你得幫我，把這十萬四千元法幣穩穩帶回上海。

陳 那裏頭有你五千元。這樣辦，我送你五千元，你的旅費歸我承當。

劉（蔑視）你以為我貪圖那五千元法幣才冒這樣的險嗎？

陳 可是——

劉 可是你不懂得我！你跟小楊那毛孩子一樣不懂得我！我要的是贏這個賭，不是贏那五千元法幣。你真就把我當做一個管家婆一樣的私販子，一個錢一個錢地計較，計較到頭髮白了，還守着那幾個臭錢在計較嗎？我愛的是冒險本身，我愛的是我說得到做得到。

陳 這正是我向來欽佩你的地方！好！我在銀行方面想辦法。你給我三天限期。現在請說你和我打的第二個賭。

劉 （嫣然）第二個賭起初是容易的，如今看起來比第一個還要難。索興不講也就罷了。錢能通神，你說給我聽。

劉 和錢沒有關係。這回是愛情。

陳 （用力）愛情？

劉 事情是這樣的。Harris 太太有一天請客，客人裏面有蕭太太，你六年前的舊情人。

陳 這老妖精！

劉 哎！就是這老妖精，還有十幾位男女客人。大家講起你去了香港一個多月，銀行催了你幾次不見回來。

陳 我正在接洽一筆馬尼拉的生意。

劉 （不理他）恰好我正在花園乘涼，不在客廳。有位客人就講，要你回來，只要我去一趟香港，保管馬到成功。

〔陳輕輕咳嗽着。〕

劉 只有蕭太太反對。她說陳三爺早就溜出了我的手心，早就不聽我指揮，早就後悔不該認識我這樣一位浪漫女子。這是她親耳聽見你在前兩個月講的。你親自對她講的。

陳 （不安）放她的屁！

劉 窗戶正好開着。他們的話我全聽見了。我的性子你是知道的。我當時恨不得過去打蕭太太一個耳光。她自個兒是什麼東西，也配糟蹋我的愛情！（停住；然後）你不愛我嗎？

陳 （如鼠遇貓）我愛你。

劉 我的第二個賭就是請你送我回上海。

陳 這………

劉 (站起) 不可能?

陳 (一付可憐相) 當然我送你回上海。不過，你得等我做成馬尼拉的生意。

劉 那還用說。我自個兒也要在香港好好兒玩一陣子。

陳 你打算在香港待多久?

劉 待到——待到你對那個舞女起了厭倦。

陳 你放心，很快我就厭倦的。

劉 她叫——叫什麼?

陳 Lilien 姚。

劉 這是她的真名姓?

陳 大概是我不清楚。

劉 她沒有父母？

陳 沒有。我沒有聽她說起過，好像她從小兒就一個人在外跑碼頭。

劉 沒有受過教育？

陳 程度很高，中英文全好。

劉 她有沒有嫁過人？

陳 沒有。

劉 沒有和人同居過？

陳 看樣子像沒有。

劉 她多大年紀？

陳 也就是十八九歲。她不告訴人真歲數。

劉 她長得美？

陳 這……這……

劉 我明白：非常美。

〔陳點頭。〕

劉 (彷彿自言自語) 一個跑江湖的女孩子，沒有爹媽，沒有一個親人，十八九歲，長得非常美……三爺，我得把你從她的陷阱救出來。

陳 你是什麼意思？

劉 你有一天會娶她的：那就糟透了！

陳 我？

劉 哎！！我的三爺，你不知道你有時候多糊塗！你和我妹妹是一個 type sentimental！

陳 我可以對天發誓：我等你一直等到你那位老頭子和你平平安安地分手。

劉 要是這樣的話，我得早點兒把那女孩子打你手裏救出來。

陳 我越聽越不明白。

劉 你這人太可怕！她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，孤苦無依，我不能夠叫她上你的當，將來悔

恨一輩子。三爺，你得介紹我認識這位 Lilien。
姚：我有話對她講。

陳（笑）講我的壞話？

劉 那也是一樁正經事。你這人，只有我頂清楚。

【夕陽完全隱下。「第一號」過來開開頂燈，這個角落越發明亮了。

劉（向「第一號」）電話在什麼地方？

「第一號」 Telephone 旁邊酒吧間就有。this way, madame.

劉 Thank you.（向陳）我去打一個電話給小楊，他要等死我了。

陳 讓他等等也好。

劉 不能夠。他爹是我丈夫的上司。我馬上就來。

【她走向酒吧間。

【陳走向遊廊，舒舒展展地呼吸。

「第一號」 Mr. 陳, Miss 姚回來了。她心裏像有事，樣子挺不快活。

陳 我就去看她。

「第一號」她來了。(向外) Good evening, Miss.

【他由原路下。

【隨着一聲輕脆的「Good evening, No. one」Lilien 姚飄了過來。她一直走向陳，陳在半路迎住她。

姚 對不住，讓你久等。我看見你送我的那捧花。我很喜歡那捧花。No. one 告訴我你有一位女客人在這兒談話。她走了嗎？

陳 她沒有走。她就回來的。怎麼樣，你難受嗎？

姚 有一點點。

陳 (扶她走向沙發) 什麼事不開心？

姚 我去看我一個小弟弟，他病了。

陳 (想不到) 你有一個小弟弟？我從來沒有聽你說起過。

姚 一個小孩子，有什麼必要談起他？我是一個舞女。

陳 當然。(改口)也不見得。他什麼病？

姚 他渾身滾燙。醫生看不出他有什麼病。

陳 有誰照料他嗎？

姚 有一個人。

陳 誰？你母親？

姚 不是，她的保姆。

陳 我想不會要緊的。

姚 希望不會。

陳 你坐下想想。

姚 我這就上去。我來告訴三爺：今天我向大班告一天假。請你替我到跳舞廳謝謝那些捧場的朋友。

陳 我一定去替你解說。

姚 我今天捎帶放你一天假。

陳 (脫口而出) 謝謝你。

姚 (詫異) 你不難過?

陳 我難過什麼? (醒悟) 當然我難過。我現在還不清楚怎麼樣消磨這一夜。我的寶貝，這兒是一張一百塊錢的支票，你也許用得着。讓我在這兒簽一個字。

【他彎下腰簽字，就在他站起從支票簿撕下一張的時候，劉步出酒吧間。

姚 (接過支票) 我爲我的弟弟謝謝你。

【劉似乎見到什麼，不相信，往前走。

陳 (回過頭，看見她) Mime 劉，我給你介紹 Miss 姚。

【姚仰起頭，開始注意對面的來人。

劉 (呼喚) 有鬼! 有鬼! 有鬼!

姚 (同時) 你在這兒!

【她倒向旁邊沙發的扶手。

【劉的第一個反應是逃也似地退向原路。

陳 (追劉) 什麼事？

劉 (畏懼去了，理智回來) 我——我——沒有什麼。三爺，我有好些話要問 Miss ——

Miss 姚。明天我來看她。我現在要去告羅士打。(抱歉似地微笑) 對不住。

【她像沒有事，匆匆下。

陳 (如墮五里霧中) 她從來沒有這樣過。(走向姚) 她是你什麼人。她那樣怕你。

姚 我不曉得她爲什麼怕我。她像——她像——

陳 像誰？

姚 (自制) 像一個我見過的人。我成了一個小孩子。三爺，你得原諒我，小弟弟的病攪渾了

我的頭。(站起) 三爺，我上去了。

陳 (望着姚的背影) 兩個人全像有鬼，就是不高興當着我講。

第二幕

大飯店某層樓一個房間，我們看見的僅僅是一間小「沙龍」。臥室套在裏面。玻璃窗映着陸斜的翠綠的香港。隨地是畫報，明星照片和書籍（奇怪不是！）精緻，新穎，雅靜是「沙龍」的陳設。四牆懸着若干婦女的照相。陳三爺的白薔薇供在小几上。窗裏窗外全有陽光。

「第一號」坐在面向臥室的沙發上。

「第一號」（儼然一位長者）你不應該把憂愁帶到臉上。做一個舞女要永遠讓人看不出她有憂愁。心碎了，她還笑着，笑着像心裏沒有那當子事。你得拿出勇氣來。我不知道你昨天晚晌沒有去跳舞廳，要是知道了，我一定勸你去。你這一不去，要得罪好些老主顧，說不定丟掉你頂好的機會。誰不一年害兩場病？你犯不上為你的小孩子那麼着急。要他好，你做母

親的就得受罪。喫多了，喫不合適了，要不然，五月天，頂容易招涼。小孩子發點兒燒算不得什麼。像你這樣愁天愁地的，不到兩天人家就知道了你的底細。那時候你就別想再在舞場裏頭混。別想再在香港站得住腳。（自言自語）一個有了三歲孩子的舞女！那不成！（站起）

Cheer up, my good girl!

姚（在臥室內）你總是那麼好。

「第一號」不是對人人好。

姚（拖着睡鞋，走出臥室）所以我特別感激你。你看，我打扮好了，我的臉紅暈暈的，不會有一個人看得出我有心事。（對着他）你看得出我有一點點兒像是擔心孩子的病嗎？你好比陳三爺，讓我媚着眼笑給你一個看。（勾魂似地向他媚笑）像有心事嗎？

「第一號」（一陣顫慄，看向別處）你這孩子！

姚 看你也經不起我這一笑哪！（嚴肅）我不要示弱，我得硬到底，Fight to the end!

「第一號」 That's it!（打開窗戶）我在這兒做 boy 的時候，這整座山頭差不多還是荒

的，現在，你看，小洋房子，大洋房子，一幢又一幢的，樹木到處是，馬路繞着山，山頂電車也有了。我十幾歲到大飯店來，中間有十六七年去了北邊的六國飯店，不得意，又回到香港，如今足足四十年了，頭髮熬白了，大飯店不知道翻修了多少次，可是我還挺在這兒活着！我伺候過多多少少客人！經理死的死，去的去，也換了好幾位。忠於職務這句話，就是繃着臉去挨罵，不還口，不搗蛋，不叫人看出我肚子裏頭曲裏拐彎兒的東西。不管你以前是什麼出身，你現在是舞女，你就得像一個下流人，像我這『』頭兒，有氣悶着，有憂愁捺着。

姚 我比不了你，我是一個二十一歲的母親。要人家捧我，喜歡我，我得把自個兒孩子藏得嚴嚴的，就像沒有這個人。抽空兒到九龍去看望他一趟，我還得找藉口，東哄人，西瞞人，就像我做下什麼虧心事，單怕人知道。一想到他會病，會遇到什麼意外，我就會跳着舞跳着舞在發楞。現在可好，他真得病了。我一想到自個兒孩子病了，不能夠在旁邊照料，我就覺得我打心裏對不起，對不起孩子，對不起孩子死去的英勇的父親。

「第一號」 難受由你難受，可是對着人得裝出一個笑臉，一個能夠賺錢的笑臉。你得爲你

母子好好兒賺錢。

姚 是呀，我不會放過一個錢的：一個錢，一個錢，我全要留給我的小寶貝。做媽的喫苦，活該！誰叫我命苦，誰叫他父親沒有娶我就死掉！我是一個糊塗蟲，可是我要孩子好。我夢想他有一

天——

「第一號」 你做娘的把心用得長。

姚 我夢想他有一天和他父親一樣，是一個空軍將士（在窗邊）在那碧藍的天空翱翔，像一隻鷹，替他父親報仇，替祖國報仇！

「第一號」 等孩子大了，又該是一個世界了。

【外邊有人叩門。

「第一號」 我來開門。（過去開門，換了模樣）Good morning, sir.（向姚）Mr. 楊 and his friend.

【他請進兩位客人。

姚（向客人）對不住。（向「第一號」）別走，No. one 叫 boy 送三杯紅茶來。

「第一號」 Very good, miss.

〔他關門走出。〕

姚（向楊）Master 楊，早晨好。這位是——

楊 忘了嗎？有一次跳舞我給你介紹——

姚（抱歉）您可得原諒我，我的記性頂頂壞。不過，讓我想想看。不許說，Master 楊，我會記起來的。（故意）不是袁先生？那麼，一定是關先生，前次你介紹給我的電影公司代表關先生。我沒有錯，嗯？

楊（笑）你永遠對。

關 一點兒也不錯。

姚 這麼一說話，我忘記請你們坐下了。（向關）隨便坐，地方窄小，算個座兒就是了。（向楊）Master 楊，你可真不應該，陪了一位貴客來，也不預先來個電話通知我一聲。我也好有個準備。

楊 準備？你到說說看，有什麼好準備的。

姚 譬方說……（一笑）沒有什麼好說的。不說了罷。

關 說了我們知道，下次好先打電話。

姚 你們看，我頭髮亂蓬蓬的像一堆草。

楊 我愛你頭髮亂。

姚 你們看，我臉上焦黃黃的，粉也沒有撲。

楊 你的臉天生白，粉就配不上。

姚 你們看，腳上還拖着一雙破睡鞋。

楊 破也罷，睡鞋也罷，到了你身上，無往而不相宜。

關 真是無往而不相宜。自然便好。

姚 可也不能夠裸體。

楊 你要是一裸體，Tieten，皇后大道和德輔大道就別想有酒生意。

姚 爲什麼沒有酒生意？

楊 用不着酒就全醉了。

姚 看你把話說的一個女人就仗打扮。俗語說得好：三分的人才，七分的打扮，又說，人靠衣裳馬靠鞍。說到這兒，我想起來，那天我走過皇后大道，有一家新開的珠寶店，窗口擺着一個亮晶晶的真鑽石戒指，樣子才叫好！我看了直捨不得走，可是不走又怎麼着？他們一開口，就是一千港幣才賣。我只好嘆口氣走開。

楊 是那一家？

姚 皇后大道就是那麼一條，頂頂新開的珠寶店就是那麼一家，瞎子不用問路也摸得着！

關 答得好！

楊 在那一個窗口？

姚 你進去一問姚小姐看過的那粒鑽石，舖子夥計就知道。（忽然）可是，Master 楊，我這是說着玩兒的，你可不許給我買。

楊 我不會買，我手頭沒有那多錢。

姚 你就是有錢買，我也不受。（向關）關先生知道，Master 楊跟我不過這個。他是一個有前程的人，我不願意他爲一個舞女惹父親生氣。那我就太對不住人家了。

關 這就是我敬重 Miss 姚的地方。難得一個舞女像你這樣正派的。上次遇見 Master 楊，我就講，你這樣瞎捧 Miss 姚，於事無補，反而有害。你要是真愛 Miss 姚，真覺得她是一個活躍的前進的新女性，你得另尋一個機會讓她試驗。

姚 可是試驗失敗了呢？

關 以 Miss 姚的聰明和才貌，天下就沒有走不通的路。

姚 關先生講講看，是那一種機會呢？承二位的盛意，我不妨斗膽試試看。失敗了可怪不得我。

關 我向 Master 楊建議，電影公司有一個脚本，裏面的女主角和 Miss 姚非常相近，只要你

肯演，沒有不成功的。電影公司本來想找方曼曼，你知道，在你沒有到香港以前，她也曾紅過一陣子，她未嘗不想拍這部片子，可是她一時找不到老闆投一萬港幣的資本。只要一萬港

幣就可以搶過來給你拍。那時候你就成了雙料的 *Star*，紅舞星，紅明星，要怎麼紅就怎麼紅！

姚 一萬港幣！我做夢也沒有見過這麼大的數目！

關 你放心。有人出。（指楊）人在這兒！

姚 （看着楊。）你！

【楊得意地點點頭。

關 他的條件是你拍他就投資。

姚 （向楊）我的 *Master* 楊，這是真的？

楊 我幾時說話不算話來的？

姚 你的盛情我只有感激。

關 （站起）Miss 姚答應了。

姚 不，不，慢慢。讓我想想看。（忽然）我差點兒忘了一件事。對不住，讓我先打一個電話。

【她走到小几旁邊撥動電話號碼。

【Boy 推開門，送進三杯紅茶。

【關拾起地上一份畫報。

【楊燃着香煙。

【Boy 退出。

姚（向關）關先生，你請坐。（向耳機）喂，是的。病怎麼樣，喂，你打算把他送到醫院去。好。用錢嗎？我下午自個兒送到醫院來就是了。（掛上耳機）可憐的寶貝！

楊 誰病啦？

姚 噢！我——我的一個小弟弟。

楊 小弟弟！你什麼時候生出來了一個小弟弟？

姚 一個小姐妹的弟弟，可愛透了，聽說害病，我打電話問問。

楊 她向你借錢。

姚 可不是，舞女掙來的錢，一半兒養家，一半兒花在自個兒身上，要是遇到意外，還不得到處

借錢。

楊 (取出皮夾) 這兒是一張一百元的港票，算你借她的。

姚 (過去接下) 我替她謝謝你。

關 怎麼樣，Miss 姚？

姚 對啦！我拍電影的事！

楊 只要你答應做女主角，我就投資一萬港幣。

姚 Dear me! 你們還沒有把故事講給我聽。我怎麼能知道我答應不答應呢？

關 這是不對。我應當開頭就講給 Miss 姚聽。故事大意是一位空軍將士來到香港和

個舞女戀愛——

姚 (驚) 一位空軍將士！

關 怎麼？你不喜歡空軍將士，我們可以改成隨便什麼軍將士。

姚 不，不，就是空軍將士好，我喜歡空軍。

關 王母娘娘開蟠桃大會——

姚 (大出意外) 你說什麼?

關 我說，有一年陰曆三月初三日，王母娘娘邀請九天神聖參與她的蟠桃大會，不料消息傳到各山魔王的耳朵，就在大會的前一天，這些妖精鬼怪每人向齊天大聖借了一根毛，搖身變成一隻鳥，飛進王母娘娘的桃園，趁看守人不防備，一下子就啄了一大半的蟠桃。

楊 (向姚) 這些混世魔王象徵侵略者。

關 大鬧天宮只是故事的一個引子。看見天上查問得嚴，這些妖精鬼怪就紛紛逃到人世，躲避天兵天將的巡邏。看見天兵天將不中用，一個妖魔也逮不住，王母娘娘跟前的金童生氣，決定下凡給人間除害。聽說他有意下凡，正中玉女的下懷：他們在天上原來是一對愛人——

姚 (不耐煩) 可是那空軍將士——

關 就到正文。金童投胎人世，就是我們故事裏的空軍將士；玉女就是我們故事裏的舞女。

八一三之前，他們在香港一家跳舞廳認識，來往了三四次，愛在他們心裏深深地生了根。
楊 一種純潔的愛，莊嚴的愛，真正的愛。

關 可是空軍將士的家庭是舊式的，最見不得自由戀愛，尤其討厭舞女，因為她們——你明白，老年人頂不通情理。

姚 我喜歡故事的正文，請你講下去。

關 就在這時候，上海起了戰爭，空軍將士回到前線服務，每天駕着飛機去轟炸不講理的殘酷的敵人——

楊 就是那些偷桃子喫的妖精鬼怪。

關 一個有錢的老頭子看中了舞女，要討她做姨太太，她父母收了聘禮，就在過門的前一天，她瞞着人在九龍搭車去了廣州。空軍將士接到她的信，駕了飛機在車站接她。

楊 後來他們就結了婚。

姚 結了婚？

關 總之，他們喫盡苦中苦，最後團圓了。

姚 （感慨系之）團圓了！

關 不團圓又怎麼樣？看電影的人喫這個。我知道行市。有神仙，有歌舞，有空戰，有戀愛，有口號，要什麼有什麼，到了要緊關頭，我們可以叫金童拚命喊口號，你要是怕玉女戲少，我們可以把歌舞和戀愛的場面拉長。凡事總好商量。故事是瓜瓜叫。這兒是一份腳本的撮要，比我講的詳細多了。另外還有一張合同，假如 Miss 姚同意做女主角，就請在後面簽一個字。

姚 馬上就簽字？

關 不一定馬上。你可以有兩天考慮。

姚 （接過合同和撮要，翻閱合同。）報酬是——

關 你一簽字，公司送你五百元港幣。開拍那一天，公司另送你五百元港幣，全片拍完，試映成績良好，公司最後致酬一千元港幣。不是 *Market* 場的情面，公司不會出這樣大的酬勞。二千元港幣，簡直是空前！

楊 你的意思怎麼樣？

姚 既然一切有 Master 楊照料，我現在就簽字。

關 (大喜若狂) 一言爲定！(取出一份合同副本) 簽完那張合同，請你再簽這一張。兩張完全一樣，你留一份，公司留一份。

姚 (坐下簽字) 這裏面有一條講到損失的賠償問題。

關 那是一句成文。一切有 Master 楊。

姚 (作筆) 頂好 Master 楊也簽字。

楊 好！我陪你簽字。將來你和公司的損失完全由我擔負。

[字簽好了。]

關 (過來和姚握手) Miss 姚，謝謝你。你一定成功。

姚 你得先謝 Master 楊。

關 當然。怎麼樣？明天我請兩位晚餐。我約經理和導演給兩位作陪。

姚 可是我那五百元——

關 (收摺一份合同) 決無問題。(向楊) 你身上要是支票簿。請你先替公司墊付。

【楊興高彩烈地開支票。

關 (向姚) 我沒有見過你這樣前進的明朗的新女性，這樣爽快，這樣 business is

business Miss 姚，我向你致最高的敬禮！

【外邊有人叩門。——

楊 (撕下支票給姚) 這兒是你簽字的酬勞。五百元整。

姚 對不住，我到裏面把錢放好。

關 有人敲門。我們該走了。

姚 我馬上就出來。

【她拾起支票和鈔票，走入臥室。

關 (低聲向楊) 我敢保險，不出一星期，她是你的人！

「叩門的聲音。」

關 有誰來了。說不定是陳三爺。我看，你還是跟我走罷。

姚 (走出臥室) 這麼快就走，不喝一口茶？茶涼了。

關 不用張羅，我們以後有的是辰光討擾。

楊 (向姚) 明天晚飯，記住我來接你。

【外邊不耐煩，把門推開。一位中年人立在門道通名報姓：「賤姓仇，卜字日報的經理。」然後他抱歉似地向前舉步。

仇 我敲了半天門，聽見裏邊有聲音，不見人來開門，以為門鎖着，一推門，不想門就開了。(向

關) 原來是你，老關！(向楊) 不敢請教——

楊 (似理不理) 仇先生請坐。(向關) 我們去罷。(向姚) 回頭見，Lifen。

【姚伸手給楊握，一直把他和他的朋友送出門。

【仇閃在一旁，觀看牆上的照相。

姚 (關上門) 仇先生，你得原諒我早晨有事。

仇（似乎不曾聽見）這張是謝月芬，那張是 Clara，那張是小燕飛，那張是 Charlotte 馮；你看，我全熟識。這全是她們送你的？這兒就少一張你自己的。啊！這兒有一張，好極了！活脫脫一位嫦娥下凡！

姚 那張是不送人的。

仇 那麼你另挑一張送我。明天我在報上給你登出來。Lilien，說到照相，我得好好指教你一番。你什麼都不缺，就缺一個前進的份子領導。你不應當拒絕人家給你登在報上。我知道，你是頂呱呱叫的紅舞星，你有的是脾氣，可是，得罪報館，對你也不見得有利。好，破一次例，把你這張玉照給我。

姚 我是一個頂沒有脾氣的人，不過我也沒有義務把照相送到報上亂登。

仇 不是義務，是權利。是一種保障雙方發財的權利。來，你過一眼我帶來的這張十字日報。

姚 我看過了。

仇 你一定沒有看過。就是看過，你也沒有注意第二版第一欄那條關於你的新聞。（取出一

紙小型報紙，摺出第二版，呈給她看）這兒是。你不妨再看一遍。

姚 說我什麼？

仇 我唸給你聽。（讀標題）「紅舞星 Lilien 姚請假之秘密。」

姚 （驚懼）什麼秘密？

仇 （放下報紙）昨天晚晌你沒有去伴舞，你的客人全想知道你請假的緣故；爲了滿足他們的好奇和失望，爲了小小打擊傲慢的你，我叫報館替你編了一個理由。

姚 編了一個？

仇 有人看見你昨天下午去九龍，我們就根據這個報告說你昨天在九龍過夜，住在你神秘的情人家裏。這神秘的情人是一個落魄的文豪，住在一個沒有窗戶的小房間，仗着你的收入過活。

姚 （哭笑不得）我神秘的情人！仗着我的收入過活！

仇 當然沒有這回事！

姚 我感激你替我傳名的好意。

仇 應當是我感激你。你不知道，這段新聞今天一天可以給報館增加至少一千份的銷路。

姚 有這樣的事！

仇 爲什麼不是你那些舞客，現在喝完早茶，個個捧着十字日報，苦苦猜你那神秘的情人是誰。（笑）他們打聽遍了香港，也打聽不出來！

姚 你何苦這樣拿人開心呢？（忽然）對不住，我還沒有請你就座。喝茶嗎？茶才端來的，沒有人喝。

仇 （坐下）我不喝，謝謝你。你要是可憐你那些舞客，或者可憐可憐我們，老實說，你乾脆不如拿真話講出來。（湊近）我們來談一筆生意，怎麼樣？

姚 （感覺興趣）什麼生意？

仇 把你的身世說給我聽。我送你五十元港幣。要是你親筆寫出你的身世，我送你潤資一百元港幣。一千字就好。

姚 一百元港幣？

仇 看你這些書，就知道你會提筆寫文章。喝！飛機製造原理！飛機駕駛術！世界空軍之比較！你簡直是飛機專家！什麼！這張紙——一張合同！讓我看。（不得允許，他就抽過來看）一張電影合同！酬金二千元港幣！一定是一部關於空戰的片子！（轉向姚）Lilien，好！Lilien，你一篇自傳，外加你新近一張玉照，我送你二百元港幣！怎麼不成這樣，我加到二百五十元，你總該寫了罷？你還是不作聲？好罷，二百六十元。二百七十元。三百元！三百元港幣！再高，不說天下沒有這個價碼，我十字日報也出不起！三百元！我的好Lilien小姐！

姚 我答應你。

仇 （一躍而起）成功了！（和她握手）一言爲定！（充滿了崇拜的情緒）我沒有方法表達我對於你的敬重。你是十字日報的救命恩人。前進的新女性，爽快，明朗，慷慨，and business is business，你注定要在香港紅！

【門忽然推開，走進苗。

苗 我向來是不敲門的，我頂恨那些臭洋規矩。有人在這兒，好！Lillian，你們接着講下去好了，我是不插嘴的。你們不用照料我，我自個兒會坐下去的。坐電梯和爬樓梯一樣喫力。這兒有兩杯紅茶，好極了！我正嫌口渴。（兩杯一飲而乾）你們接着講你們的。（發見小報）你這兒也有一份十字日報！到底是怎麼回事，Lillian？你打什麼地方鑽出來一個神秘的情人？神秘的情人，簡直是美國電影！

姚 General，你頂好是請這位仇先生解釋，他知道的比我還要多。

苗 （瞠目而視）難道那神秘的情人就是——

仇 鄙人沒有那福氣。苗將軍，我就是寫那段新聞的人。

苗 你曉得我姓苗！

仇 你不認識我，可是我老早就認識你。我是十字日報的經理兼總編輯。將軍，你打聽那神秘的情人，請你注意明天和後天的十字日報。我會一點一點揭露的。（向姚）我回去就預備好三百元港幣的支票，你的大作什麼時候賜下，我什麼時候奉上酬勞。

姚 可是——

仇 你放心好了。你這邊派人送下來，他一手交稿，我一手交錢。決不會錯。（過去給自己開門）還有你的玉照，千萬不要忘記！

〔他關門走掉〕

苗 三百元港幣！Lilian，三百元港幣！

姚 （懶洋洋的）不錯，三百元港幣。他要我寫一篇自傳，講我自己的身世。

苗 來，Lilian，我教你這篇文章怎麼做。別瞧我是一個軍人，我對於筆桿子比槍桿子還要懂得道地。照我的意思寫，你這篇文章一定成功。

姚 這可好了，我正發愁沒有意思。

苗 你得往文章裏面加上這樣幾句話：我要到內地去，我一有機會，我就馬上到內地去！我不是一個男子，可是我同樣要給祖國服務！有一天我會到傷兵醫院做看護的！

姚 這樣辦罷，將軍，你的經驗比我多，你平常又那樣護衛我，這篇自傳就請你替我寫了罷。我

在那三百元裏面分你三十元。

苗（站起）你不是拿我開玩笑？

姚 將軍，我向例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這你可以信得過我的。

（拍胸）就這麼說定了，你交我辦。我知道一個人專門替女人寫這類東西。我在我那三十元裏面至多分他兩塊錢，他就樂極了。

姚 不過你們什麼也不知道我。

苗 用不着。那窮小子積了一腦袋的舞女自傳，隨便抽出一篇用就成。（擠眉弄眼）難道你當真要把你的身世告訴那羣混賬王八蛋？

姚 我得怎麼樣謝你才是？

苗 用不着那套子把戲。我是一個軍人，我有義務保護一個弱女子。回頭見我這就去！下午一點鐘，我担保把你的自傳送到十字日報。一筆秀麗的小楷。沒有一個人認得出是男人寫的！

〔他拔步就走，門敞着，由過道傳來細微的音樂的聲音。姚伸了一個懶腰，忽然如有所憶，急忙追回苗。〕

姚 苗將軍！苗將軍！

苗 (回到門口，喘着氣) Lilién，什麼事？

姚 還有我一張照相。

〔她順手把几上有鏡框的照相遞給苗。苗走了，她打了一個哈欠，走到窗口，靜靜的，石像一樣，望着明媚的山水。什麼東西觸動她，眼淚流出她的眼眶，她用手彈掉。〕

〔第一號一進來，輕輕把門關住。〕

「第一號」 Miss姚，你應當喫點兒東西。

姚 我不想喫，我不餓。

「第一號」 你一個人看着外面出神。

姚 我想起了從前，我覺得寂寞。我想把頭埋在誰的胸脯好好兒哭一場。我受不住這熱鬧場中的孤獨。

「第一號」 你有一個親人，你有你可愛的兒子。

姚 是的，他是我的。（越發傷心）保姆把他送到醫院去了。病一定是很重的。不重，不會進醫院。

「第一號」 不見得。

姚 他會跑了，他會學着說各樣的話。他聽保姆的吩咐叫我媽咪，可是他對我沒有媽咪的感情。我不能夠常跟他在一起。可憐的寶貝！他喜歡我，他喜歡我每次給他帶了許多的糖果，他喜歡多一個人陪他在院子玩耍。他和我一樣覺得寂寞，覺得孤獨。

「第一號」 他長得一定很好看。

姚 他有許多地方像他父親。額頭寬，眉毛濃，鼻子高，和一個西洋娃娃差不多。就是瘦。我的奶不好！他到如今沒有長胖。

「第一號」 他一定也像你。

姚 那還用說，他像我！可是我覺得，他越長越像他父親。他的志氣一定會和他父親一樣高。他會有一天嫌我的錢骯髒，他不會嗎？

「第一號」 你爲什麼要那樣想？

妍 一個舞女賺來的錢，一個賣笑的女人的錢。

「第一號」 哼！（坐下）等他到了曉得的年紀，你早就不做舞女了。

妍 你的話對。我要趁他不懂人事的時候多多賺錢，賺到可以保障我們母子生活的時候，我就離開香港，到一個清靜的地方住下。到武昌住下。

「第一號」 爲什麼單單要挑武昌？

妍 我在那個地方和他父親來往的最久。他父親在那個地方欺負我，因爲我愛他，崇拜他，讓
我有了孕。

「第一號」 你儘想從前了。那對你不會好的。

姚 因爲我就是我一個人，和我談話的只有過去。

「第一號」 你有許多舞客。他們會把錢和快活給你的。

姚 我心裏頭寂寞。

【靜默。「第一號」看看瓶裏的白薔薇。

姚 埋在我心裏頭的是愛情，是罪孽。我沒有臉把我公開給人看。

「第一號」 （嘆息）我上了年紀，我不懂得你的話。

【靜默】

「第一號」 （依然看看白薔薇）你應當另外找一個愛人，一個真把愛情給你，真能保護你的男子。

姚 （慘笑）每天和我談愛的足有一打人，我就分不出誰有真心誰沒有真心。

「第一號」 用心找。說不定裏頭就有一個真心的男子。

姚 我對自個兒沒有信心。我心裏頭放不下的只有我的寶貝。等他病好了，我要帶他到北戴河住兩天。我聽說中國人和外國人照樣兒可以到那邊避暑去。你知道，我不會在那邊碰見我家裏的人；他們不會到××人的地方。

「第一號」 還是不去的好。遠地方，生生的，萬一碰着××人……

姚 其實我在什麼地方過的也都是飄零的日子。

「第一號」那要看你怎麼樣過日子。

【靜默。

姚 你看見昨天黃昏和陳三爺講話的那位女客人嗎？

「第一號」我看見的。

姚 她像極了我一個親人。她姓什麼？

「第一號」Mime。劉。丈夫在重慶。她本人從上海來。

姚（呢喃）那一定是她了。

「第一號」是誰？

姚 她是我姐姐。

「第一號」（驚視）真的是！

姚 我親姐姐。

「第一號」她沒有看出你是——

姚 好像看出來一點，不過她以為她遇見鬼，逃開了。

「第一號」 鬼！

姚 家裏人一定以為我在什麼地方死了。

「第一號」 死了？

姚 不和死差不多嗎？永遠不能夠和正人君子在一起，永遠得在夜晚見人。（忽然）陳三爺跟他認識。你不覺得奇怪嗎？陳三爺今天沒有來看我。

「第一號」 現在也不過就是十一點鐘。

姚 他不會來的。他是姐姐的人。我記得從前有一個姓陳的跟她要好，想不到就是這位陳三爺。

【電話鈴響。

姚 電話鈴響（畏怯）一定是保姆從醫院打來的電話！

「第一號」（站起）我來幫你接。

姚（鼓起勇氣）不！我要親自接。（取下耳機）Hallo，對啦，我是。（向走過來的 No. one）
一個男人的聲音。（向耳機）嗯，你是汪醫生。怎麼樣？腦膜炎！

「第一號」 腦膜炎！

【他們絲毫不覺察陳三爺推開門，走在沙發旁邊。

姚（聲音顫抖）請你再說一遍。我兒子得的是腦膜炎。你要抽脊髓檢查。他年紀太小，
Nurse 不能夠作主。汪醫生，我馬上來。我乘汽車來。你說，有救嗎？我可憐的兒子有救嗎？
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（耳機從她手裏落下去。）No. one，陪我走一趟。（看見陳）啊！三爺！

陳（同情地）Lilien，我不打攪你。救你的兒子要緊。（向「第一號」）No. one，給她拿
一雙鞋來。

姚 我自個兒去換。

【她跑進臥室。

「第一號」陳先生，你來得正好……

陳 你應當老早告訴我她是一個有夫之婦！你這老渾蛋！我私下賞了你那多錢！

「第一號」不過——

幕。

第三幕

時間同第一幕，景同第二幕。臥室門鎖着，外門敞着。苗在沙發上打鼾。

「第一號」拿着一捧紅玫瑰進來。不驚動苗，輕輕走向花瓶，把手裏的鮮花換掉瓶裏的白薔薇。他握着那捧白薔薇，走到窗口，順手扔到外面。

就在他扔花的時候，姚忽忽進來。悲哀在幾小時之內把她變得憔悴了，但是她不示弱，絕望給她力量，她可以爲所欲爲，不再有所顧忌。

「第一號」（看見她）我正在換掉瓶裏的花。方才楊讓人給你送來一把紅玫瑰，我換在瓶裏了。

「姚點點頭，不言語，不看花，走過打鼾的客人，開開臥室門，走進臥室。」

「第一號」（不願意引動她傷心）你得好好兒將息將息！客人來了我會替你回絕的。我單放 Mr. 楊上來看你。

姚（走出臥室）爲什麼單單要放他上來？我一樣不想見他。

「第一號」（抱歉似的）不過，陳三爺不會再來了，你得有人維持你過活。

姚 我想改變我的生活，我用不着攢錢了。

「第一號」（看着她）老天爺太和人過意不去了。

姚 我等旅行社一封信。來了的話，請你就給我送上來。

「第一號」旅行社？（不便多問，彷彿自言自語）Poor dear. Poor dear.（微微一躬，預備退出，發見苗，大聲把他喚醒。）噍！ General

【他走出，把門帶上。

苗（驚醒）怎麼啦？（看見姚）你回來啦！我好像在你這兒足足等了一整天！我兩點鐘就來了，你不在，他們不要我等，我一定要等，不知道怎麼我坐下來就睡着了。（掏摸衣袋）我

忘記帶錶出來，幾點鐘了？天快要黑的樣子。

姚（看手錶）五點零十分。

苗 好像活！我整整睡了兩個半鐘頭！人老精神不濟了，像你們年輕人，成天到晚活蹦蹦亂跳的，多有福氣！特別是你，我的好Lillian，你那付快活樣子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。我沒有錢給你，所以我也不貪那抱着你跳舞的福氣。可是我喜歡你，你聰明，你長得好，你一笑錢就到手，我——我不成。這就是做女人的好處。你們永遠不用操心勞力。錢就跟男人一樣賤骨頭，轆轤轆一口袋一口袋滾進來。當年我打排長熬到師長，身經百戰，這條老命簡直是白揀來的，如今流落在這過日子比過年還要要命的香港，剩下一把老骨頭了，還得一個錢一個錢四處搜羅。

姚 你不瘦，挺胖的。

苗 胖有什麼用？賣了沒有豬肉貴。

姚 你做師長的時候一定攢了不少錢。

苗 搶來的錢，花起來不心疼。錢花得差不多了，想再抗槍桿子，人老珠黃不值錢，沒有人肯要。姨太太散了，八一三起來了，帶着黃臉老婆逃到香港，別瞧人地生疏，也得學着賣老牌子活下去。手裏剩下不多幾個錢，我得留着給自個兒辦後事：棺材不要錢，出殯不要錢，墳地不要錢！什麼也得錢，錢！瞧（摸出一張支票）錢！你那張支票！三百元港幣！

姚 我的支票？

苗 十字日報的酬勞。（走到姚前面，遞上支票，深深一躬）年輕，漂亮，聰明，有學問，有人緣，有口才，有福分，世界擺在你前面，由你挑選。（站直了）我告訴你，揀肥的挑！我告訴你，我妬嫉你！把你的福分分給我一半，我就瞑目了！

姚 （感動）想不到世上還有不如我的人。

苗 多的是，小姐！身份沒有用，有用的是錢。

姚 你睜開了我的眼睛。

苗 有幾個人能夠像你的！你有福氣！

姚（呢喃）有幾個人能夠像我的！有幾個人能夠像我的！

〔她走進臥室。〕

苗 人窮志短，自古有之。不過，Lilien，像你這樣美貌多情的，百不見一。

姚（由臥室出來）General，謝謝你這一天的辛苦。這兒是六十元港幣。

苗（手顫）可是，有言在先，你只分我三十元。

姚 你把活下去的力量給我，我得加倍酬謝你。

苗 我自個兒就沒有力量活下去，我會把活下去的力量給你（搖頭）倒是你把力量給我

是真的。（收起港票）後天你會在報上看見你那篇自傳的。我親自看着那瘦小子一個字

一個字工楷膽寫。我親自送給報館的仇先生，他讀得眼淚快要流出來。他一邊給我支票，一

邊嚷着「千古妙文！」「千古妙文！」他改天要拿一把扇子求你給他寫一首唐詩。臨走他

告訴我，明天他先來一個預告，後天他用珂羅版影印出來，上頭是你的八寸玉照（伸出大

姆指）好Lilien，到了後天，你是這個！你有福氣！你要紅到無可再紅！（預備拔步，止不住大

笑）那些儂傢活，真還當是你作的，你寫的開篇第一句是『妾一薄命人也！』煞尾當然少不了你要到內地去的意思！

姚 不過我也許真到內地去。

苗 （驚奇）去內地？

姚 說不定我一半個月裏頭就動身。

苗 千萬不要去，我的小姐！傻瓜才到內地去！

姚 可是你自個兒老嚷着要去。

苗 我嚷由我嚷，我去歸我去。（嚴重地）內地沒有跳舞廳！（走到門口）你到什麼地方跳舞去（開開門）你會餓死！（一半在外，一半在內）在香港有的是人送錢給你用（指胸
口。）我愛你那片片子心出於至誠！Lilien，我不吵你啦！

〔他挺起胸脯走掉。〕

〔姚過去預備關門。〕

【第一號一拿着一封信進來】

姚 誰來的信不是旅行社？

「第一號」 是殯儀館派人送來的。

姚 (拆信看) 他們約我明天十點鐘去看墳穴。

「第一號」 明天我陪你去。(預備退出) Here is Mr. 楊。(向外) Good evening, sir.

【楊煥煥然進來。】

「第一號」 (指花瓶向楊。) 送來的花擺在這兒。楊先生，喝什麼東西嗎？

楊 我就陪 Miss 姚到外面去。

【「第一號」鞠躬，退出，把門帶上。】

楊 我回頭請你出去用晚飯，你說好嗎？

姚 我想留在家裏。

楊 爲什麼不去？陳三爺時常陪你在外面用飯。爲什麼單單我就不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末

一次，你沒有理由拒絕我的。（學着體貼）覺得有點兒難受？

【姚點點頭。

楊 什麼地方難受？是牙痛，還是頭痛？我一看就知道你有地方不舒服。昨天你就請假沒有去伴舞。過來，坐下憩憩。（坐在她旁邊）你研究那個故事來的沒有？

姚 （茫然）什麼故事？

楊 （模擬）什麼故事？（笑）還不是那張電影片子的故事。

姚 還沒有看。我正打算看。你這一來，我今天就看不成了。

楊 （貼近）你不應當這麼說。你應當說，你來得巧，我們倆正好一塊兒看。

姚 你以為我會演得好嗎？

楊 我拿錢給你玩玩，有風頭出，管牠好不好。（握住她一隻手）你喜歡演電影嗎？

姚 （任憑擺佈）我……從前做學生的時候倒有這念頭，現在麼，早，早斷了。

楊 你上過學？你在什麼地方的學？

姚 在……我不說。

楊 我不逼你。你有一天會告訴我的。（取出一個紙包，拆開，露出一個精美的小盒）你猜這裏面是什麼？

姚 （并不好奇）猜不出來。

楊 （打開小盒，亮晶晶露出一隻鑽石戒指。）是不是你愛的那顆鑽石（眉飛色舞地等她來搶）是不是？

姚 你給我看。我想是的。你買給誰的？

楊 （不免失望）買給誰的？

姚 你買給我的？

楊 （取出戒指）難道我會買給別人送給你，開心嗎？

姚 （機械地）開心。

楊 （握住她一隻手）我來給你戴上。店裏問我要一千二百元，價碼比你問的那天又高了。

後來講到一千一百元成交的。（給她換了兩個手指，終於戴好）Lillian，看！

姚 早知道你要買，我上午也不對你說了。

楊 我正想送你一件禮物，恰好你自個兒說出來，省了我許多麻煩。（取出發票）這是發票，我跟盒子擺在一起。

姚 （看着他）你要我怎麼樣酬謝你呢？

楊 （搓着手）我不知道。

姚 這是一份大禮，應當重重酬謝的。

楊 （看着地氈）你再說下去……

姚 我一定要酬謝你。過兩天你就是想要酬謝，你也沒有地方去要。Master 楊，你喜歡我，你愛我，你拿一千一百元的厚禮送我，來小朋友，我的嘴在這兒，上面沒有胭脂，不過一個情人不會在乎這個的，來我把嘴唇給你，請你好好兒親牠一下。

楊 （手足無措）你真……你……

姚 你老早就想親我，就想摟我，不是嗎？

楊 可是，現在……

姚 (站起來) 啊！我明白了，外邊有人一推門，會看見你親我的。Miss 楊，到我裏頭小房間來，你會親我親得更開心，更舒服的。這種事得瞞着人，不該叫人撞見的。心放得平，氣放得和，嘴對嘴，說不出從那兒就來了一股子熱勁兒。(拉住他兩隻手) 你還年紀輕，得我教給你。(掀起他) 到我裏頭房間來。沒有一個人會看見你親我。我那隻小牀小得跟白雪公主的小牀一樣。牠不會礙你的事。

【一種希有的嘲弄的力量幫她把楊怪樣兒揪進臥室。她笑着；他的臉紅得像他送來的玫瑰。他的靦腆和她的笑聲成正比例增加。

【外邊有人叩門。不見人來開，陳三爺推門進來。

陳 (向外) 就是這兒，Mime 劉。

【他讓進劉，她矜持而又好奇，在門邊立住向裏窺探。

陳 不要緊，你進來。

劉 有誰在裏面笑。

陳 是Lilien笑。有人在裏面跟他講話。你請坐下等等，她會出來的。

劉 (往裏多走了兩步。)她平日就住在這地方？

陳 裏面是他的臥室，正好容一張牀，一隻睡兒，一個梳裝台，一個衣櫥。我在下面等你。你總有好一陣子工夫跟Lilien談話。我就便打電話給旅行社訂兩個艙位。

劉 你決定送我回上海？

陳 你要我東，我不敢西。Dear 回頭見。

【他避開艱窘的局面，把門關住。

【劉觀察這小「沙龍」什麼東西摔在地上，笑聲突然止住。劉嚇了一跳，看着姚走出臥室。

姚 (重新大笑) Master 楊，你沒有碰痛什麼地方嗎？我不扶你了。我笑得腰都伸不直了。

(抬頭看見劉，似乎并不意外) Master 楊送了我一個鑽石戒指，我沒有法子酬謝他，我

把嘴給他親：不知道怎麼，他脚一滑，就倒在地上了。

劉 Master 楊（跑進臥室）Poor dear，你沒有摔壞什麼地方？

姚 原來你們是老相識！喝着，向臥室（他起不來。你攙他起來。可要把我笑死了！誰見過這樣玩兒舞女的？）倒進沙發，不笑了，慢慢褪下那隻閃爍的戒指（怪可愛的，就是沒有福氣戴！

劉（出來，向姚）你太胡鬧，好端端跌 Master 楊這麼一跤！

楊（隨在後面，向劉）別怪罪 Lilien，我們在一起鬧着玩兒，是我脚不穩，滑在地板上。

劉 那也不應當！摔傷了楊公子什麼的，可沒有地方再賠一個！

姚（冷笑）楊公子！楊公子爲什麼要到一個舞女這兒來玩？一千一百元什麼不好做，單單要買個戒指給舞女戴！（站起）楊公子，這兒是你的鑽石戒指，盒子在這兒，發票在這兒。還有這個破故事，還有這個破合同，全在這兒。

樓（兩手捧滿了這些東西）可是——

姚 (向劉) 你要體面，你要勢利，你要巴結，你是上流人，你是貴夫人，爲什麼要到一個舞女這兒來？陳三爺在樓底下等着你，不對嗎？你知道嗎？陳三爺今天早晌還是我的人，可是，因爲對了！因爲我是一個有夫之婦，丟開我走了！可是，我奇怪，他就沒有丟開你，不過我相信他有一天也會丟開你走的，因爲你也是一個有夫之婦！

劉 你瘋了！

姚 我不瘋！(向楊) 我瘋嗎？你永遠愛我，不是嗎？你應該記得我方才親嘴的甜味道，香噴噴的，不是嗎？一個瘋子的嘴有那麼甜，有那麼香，有那麼肉膩膩的嗎？

楊 (哀求) Lillian

姚 這是你的大學第一課！有趣，浪漫，熱情，比一位闊太太的第一課還要溫柔，還要上口，還要值得記牢，是不是？

劉 你再敢說下去！

姚 沒有人攔得住我這不值錢的嘴！(向楊) 你知道這位闊太太的底細嗎？讓我告訴你。

劉 (恐嚇) 淑貞!

姚 (向楊) 這位闊太太是一個舞女的親姐姐，比她大七歲，坐飛機來，坐大餐間去，有什麼貴幹？一無所幹!

劉 (搖動她的肩膀) 淑貞! (向楊) Master 楊，晚晌見! 晚晌一定到我那邊來!

楊 好，我先走一步。

〔他急忙逃出這個是非窩。〕

劉 淑貞!

姚 (楞了楞，忿怒過去了，跌在劉的胸脯。) 姐姐! 我完啦!

〔她嗚咽着。〕

〔劉需要認識這忽然而來的激變。但是，她明白她必須用溫存解除目前的困難。她喘着，抑住情感，把姚扶向沙發。她過去把門從裏扣住。她回到姚旁邊，覺得自己委屈，然而覺得姚更委屈，倚住扶手，把手絹掏給姚。〕

劉 你後悔啦，是不是？淑貞，我知道你會後悔你方才講的那些胡言亂語的。你要是知道你那

些話多麼妨害我——妨害我們一家人，你不會那樣講的。你覺得你委屈，可是跟着你受委屈的不是你一個人。你生我的氣，不過，你想想看，我有什麼事惹你生氣嗎？你把別人的氣移到我的頭上，是我倒楣，湊巧在這時候來看你。可是你要我什麼時候來？我這幾年什麼時候不在想你！昨天下午冷不防看見你，我把你當做鬼——因為家裏人猜你一定是投了江，不然不會沒有一點點音信。而且，當着陳三爺，就是有話問你，我也得留到現在問。你不好怪我的，我得為爹媽他們着想。

姚（拭去眼淚，慢慢仰起頭，望着半空）謝謝你，Mime。

劉（覺得心傷）你還在跟我生氣。

姚 我不跟你生氣。

劉 那麼，你這孩子，你說，你為什麼當着 Master 楊那樣糟蹋我？

姚 我不知道我方才講了些什麼。現在我一句也想不起來。

劉 你說——算了，我不在乎 Master 楊，我會把他哄過來的。

姚（諷刺）那在你還不容易。

劉（生氣）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姚 你自個兒明白。

劉（乾枯）我不明白。（走遠了）你打小兒就是這種怪脾氣。我從來跟你合不攏。咱姐兒倆沒有一個地方像。

姚（站起）不見得。像的地方挺多。

劉（挑戰）你說說看。

姚 我不說，你一輩子也許想不到。你比我大七歲，我們倆很少在一起玩兒，可是你看不見我，我呀，我把你當做我的模範老師看。我學你穿衣服，我學你走路，我學你說話，我學你玩兒樂，我學你在外頭社交，我學你在外頭跟男人胡鬧……就是到了現在，別瞧我身分低，不名譽，沒有人看得起我，你的情人是我的情人，你的朋友是我的朋友，他們白天跟你好，夜晚跟我好，跟你談的是愛情，跟我談的也是愛情……我看不出你有什麼地方跟我不一樣。

劉 不一樣。

姚 我是一個小號兒的，不足道的，齷齪的 *Mine* 劉。

劉 (蹂脚) 閉住嘴！我不要聽你胡說八道！

姚 我沒有請你來！不是我找你，是你找我。

劉 好！我走！(一直走向門，忽然轉回身) 你是不是嫌我來得太晚？

姚 我根本就沒有想你要來。

劉 你不覺得昨天那是我？

姚 我覺得。可是我的心不在你身上。

劉 (譏笑) 在什麼上？

姚 在……在……在我兒子身上。他今天下午一點鐘死的。

〔她伏住牆哭。〕

劉 (什麼東西克服了她的驕傲。) 淑貞，你得原諒我……我一點兒不清楚。(過來站在地

旁邊）你不應當這樣瞞着我們。爹媽要是曉得你流落在香港做舞女，他們的難受就不用提了。我不會同他們講起的。

姚（努力抑制）爹媽如今住在什麼地方？

劉 住在嘉定。四川一個縣分，那兒很平靜，有一所大學，××飛機不大去，生活也還安適。

姚 大哥在什麼地方？

劉 大哥帶大嫂住在昆明。大哥這兩年調在滇緬公路服務。

姚 三弟呢？

劉 他跟爹媽在一起，他明年就在大學畢業了。他弄文學弄得什麼人情世故也不懂。我老爲他担心思。

姚 我愛他那股子熱情。

劉 你們倒正是一對兒！

【回憶讓她們微笑了，她們一同坐在沙發上。

姚 三年半沒有看見他，他的個子一定老高的了。

劉 我也有三年多沒有看見他，他一定有我現在這樣高。姐妹裏頭就數你矮。

姚 我比你矮不了多少。

劉 (笑) 你這孩子處處要跟我計較。(回到家) 大嫂聽說更發福了。她三年裏頭給大哥添了兩個男孩子。

姚 你呢？

劉 我我頂恨生孩子。我那位寶貝兒子跟他爹在重慶住。我離開重慶快一年了。

姚 你跟從前一點兒沒有改。

劉 沒有改。改不了。一個人一個脾氣。我的脾氣頂壞。(看着她) 你改得我差不多不敢認識你了。你的脾氣……方才……你自來不是這樣子的。(關切) 你現在好受些了嗎？

姚 我這幾年就跟耳朵聾了一樣，現在我又聽見親人的聲音，親人的消息……我好像重新生了根，又同土揉在一起長結實了。

劉 我知道你跟一個空軍將士要好，爹媽反對你們的婚事，不肯答應。

姚 我發狂地愛他。他每天只有下午，偶而有時間和我在一起談笑……談他前一天晚晌，冒着地上的礮火，轟炸敵人的軍隊，和敵人的戰鬥機作戰，他永遠興高彩烈，喝一杯啤酒，唱一句「打回老家去」……我崇拜他。

劉 男子崇拜不得的。他們一太得意，女人就沒有活路了。

姚 有一天下午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天下午，天要下雨的樣子，我到他的俱樂部來找他，他一個同事老早就在等我來，等我來告訴我一個消息……他那架飛機的汽油箱中了彈……飛機和人一塊兒摔在山頭……我那時候已經懷了三個月的孕。就在他戰死的前一天，我們還快快活活商量怎麼樣組織我們的小家庭……

劉 你們簡直是一對糊塗蟲！你簡直是一個傻瓜啞子喫黃連，有苦說不出，天下也就是你！（覺得自己過分）你應當老早告訴我。

姚 我知道你不會同情我。那些空軍朋友問我有什麼主意，我……我……沒有主意。

劉 你沒有主意！

姚 我用不着主意，我就想死。

劉 難道那些空軍朋友就沒有一個人替你出主意嗎？

姚 戰死的空軍將士全有撫恤金，不過，那是指定給「他」家屬的，我……我沒有法律的名義承受這筆撫恤金，而且，爲了死者清白的名聲起見，我似乎不應當在任何時辰露面……

劉 （想了想）道理是對的。

姚 可是，再有六個月，再有七個月，我肚子裏頭的孩子就要生下來……爹媽是頂正派的人，我沒有臉告訴爹媽……我沒有臉告訴任何人。

劉 （哀憐）我苦命的妹妹！

姚 撫恤金由他堂房哥哥代領去了……他的爹媽老早就去世了……空軍朋友聚了兩千塊錢送給我用……我接受了那兩千塊錢。他們用將士家屬的名義給我弄了一張頭等車票，給我一封介紹信，讓我到廣州尋找一位空軍朋友，暫時在郊外租房子住下，等孩子養下

來再說。我什麼人也沒有告訴，什麼東西也沒有帶，一個無知無識的女孩子……我在廣州生下我那短命的孩子。

劉 你受夠了罪！

姚 罪還沒有受夠。在鄉下住了一年多，廣州失陷了，我那時候身上沒有一個錢，我跟誰也斷了來往，一個鄰居可憐我，叫我帶着孩子坐在他僱來的小船上，連夜繞道逃到九龍，他行好把我們母子帶到這大飯店……孩子六七個月大，喫我的奶，我的奶跟水一樣薄，他瘦得誰見了也可憐……爲了保護我這沒有父親的孩子，爲了把他好好兒撫養成成人，我把他賣給隨便什麼人。那位帶我逃難的大好人是我頭一個情人……後來我當了舞女……

劉 （站起）可是——

姚 可是？

劉 （憐慈而又忿怒）可是那撫恤金應該是你的！應該是你的！

姚 （仰起頭）你說，那應當是我的，是我跟我兒子的嗎？

劉 爲什麼不應當是你不是「他」活着唯一心愛的人沒有結婚，沒有法律保障，可是孩子不是「他」的血肉妹妹，你這罪受得冤枉！

姚 （站起）我有時候也這樣想……爲什麼政府的撫恤金不應當給我和我們的孩子？「他」要是活着的話，我們的小家庭——（苦笑）有什麼用，談這些個我這半天不知道怎麼的了！

劉 說出來也好，你心裏的委屈也好，叫我知道。淑貞，現在我看見了你，聽我的話，從今天起，不要再跟那羣下流人在一起，不要再到跳舞廳裏去伴舞……

姚 從昨天起，我就沒有去伴舞。

劉 你得爲咱們姓趙的一家人着想。爲爹媽，爲我，爲大哥，爲趙家一家人……

姚 孩子一入土，我馬上離開香港。

劉 那就好！（目的達到）你到什麼地方去？跟我一道兒回上海，爹媽會放心的。

姚 去上海，跟你，跟陳三爺？

劉 (受傷) 好，隨你。(過去推開門扣) 你要錢用嗎？

姚 謝謝你。我現在錢多的不知道怎麼辦才是。

劉 孩子什麼時候入土，我到時打發人來幫你料理。

姚 我這兒有一個人，足夠用了。

劉 (掛慮) 不是什麼舞客？

姚 一個下流人，這兒飯店的 No. one。

劉 (看手錶) 時候不早了。陳三爺在底下一定等我等急了。淑貞，我走了。我明天也許看你來。你可千萬別瞞着我溜掉。

姚 孩子一死，我沒有什麼可溜的了。

劉 你決定好了去的地方，記住把地址告訴我。

姚 我一定告訴你。

劉 淑貞，你不要難受。你得爲我們大家着想。我們沒有一個人不愛你的。

【她露出無限的憐惜，推門走掉。

【她送到門口，向外招手。過道的燈早已亮起。過道裏面忽然起來許多聲音。

一個聲音 那不是 Lillian!

另一個聲音 她不好好兒站在那兒!

第三個聲音 問問她去問問她去!

【她來不及關門，五位和她相熟的舞客已經跑來圍住她，七嘴八舌地同她胡鬧。

一個 你說，你那神秘的情人是誰?

第二個 對啦，到底是誰?

第三個 你們不要瞎鬧了，Lillian 撇着嘴，小心她一個人給你們一個耳光!

第四個 Lillian 不開心，我們改天跟她算賬罷。

第五個 (惱怒) 大爺喜歡你，是你運氣，你別不識抬舉!

不知道是那一個 走罷!走罷!舞女有的是，她還不是我們大家夥兒瞎捧起來的!

又一個 好啦好啦！今天晚晌見！

【大家喊着「晚晌見！」一窩兒風呼嘯着，末了走出去的一位摸了她一下臉。

【姚始終沒有表情，任憑他們自拉自唱，隨後他們覺得無趣走了，她回身把門關住，歡迎黑夜，她不開燈，在朦朧之中，慢慢走向臥室。

【外邊有人叩門。

姚 （厭煩地）進來！

【「第一號」拿着兩封信進來。

姚 我還當又是什麼人來了哪。

「第一號」（順手把燈開開）這兒有你兩封信。一封是旅行社派人送來的。一封像是請帖。
姚 你叫 Boy 送上來就成了。（拆信）我太麻煩你。

「第一號」沒有的話。我喜歡伺候你。我不放心你。（等她看信）你應當喫點兒東西。這樣下去是不行的。

姚（看請帖）這是電影公司的請帖。（隨手扔在地上。她看完信）今天是二十三。星期五。我的飛機票是六月十三的日子。

「第一號」（想不到）你到什麼地方去？

姚 我到重慶去。從那邊我想法子投到一家傷兵醫院服務。眼睛不要瞪得那樣圓。你知道，我兒子的父親是一個兵，一個空軍將士。

「第一號」我們捨不得你走。你在這兒住了這麼久，跟自己人一樣。

姚 我也是。你對別人壞，你對我永遠好。

「第一號」那是我們的緣分。（勸阻）不過——

姚 明天上午請你陪我到九龍給孩子看墳穴去。孩子一入土，我就沒有事了。

「第一號」我一定去。（略緩）陳三爺回掉六樓的房間。

姚 你提醒我一件事：請你幫我調換一個房間。我要靜靜養幾天。

「第一號」你好好兒養上幾天，就許忘記……

姚 請你打電話給跳舞廳大班，說我病了，進了醫院，替我請一個長假。

「第一號」 我這就去打電話。別的沒有什麼事？

姚 沒有什麼事。（看見花瓶）請你把瓶裏的花給我扔掉。

「第一號」 （遲疑）扔掉？

【姚點頭。

「第一號」 好。（過去把玫瑰花由瓶裏取出，扔到窗戶外邊。）扔掉了。

姚 Good evening。

「第一號」 （退出）Good evening, Miss.

幕。

跋

一個小東西，算不得正經貨色。

我不是因爲愛好舞女而寫舞女，也不是因爲醉心社會色相而寫社會色相。沒有比他們離我更遠的。我生平進過兩次跳舞廳，一次是初到上海朋友請了去觀光，一次是奉陪幾位戲劇同志去和跳舞廳的主人商議把牠改成活劇院。我完全不懂得舞女：我所懂得的非常有限，不是街頭看見的舞女，就是于伶兄劇本裏的舞女。我是一個書生。朋友把這當做我的劇本的一個病症。我站在旁邊看，但是我難得進去參加。我沒有社會生活。（我不希望給我捏造一個時髦的社會生活：那太無聊！）對於上流社會尤其隔膜。在黃花這齣小戲裏面，甚於前二者，我不熟悉故事發生的地點。我把地點攔在香港，實際八年前我趁的大船在九龍碼頭停了四小時，我僅僅隔岸一望而已。

我不夠資格寫這齣小戲，更沒有意思誹謗任何大雅君子。

然而，這是控訴，不是文學作品。一股熱情壓抑着我，一種忿怒激逗着我，一腔鬱悶噎窒着我。我用這小機會傾洩出來。我放下學究的工作，騰出五天趕成這齣小戲。在速度上，梁允達和這不過是春天（屬於同一長度）全落後，因為牠們多用了一兩天。迅快不是價值。粗製濫造，不經深長的孕育，要算也只好算做沒有價值的黑幕文學。我在這裏無情地披露若干上流份子腐惡的舉措，好讓留在兩座孤島（香港與上海）的男女有所警惕。用不着影射，我和人人無仇。然而也用不着口誅筆伐，因為我不是司命之神，無所用其懲戒。我也不要拿抗戰的神聖戰士和這羣紙醉金迷的男女做對比，那會把他們比得無地容身。他們在這齣小戲裏面來去自由，不受絲毫制裁。還有比什麼制裁，或者什麼懲戒，或者什麼「自作孽不可活」的那套理論更欺人的嗎？自然之中誠然有報應，有巧合。在我的劇本裏面，梁允達就是一齣報應戲。然而我注意的問題是善惡，報應只是二者心理的反映。報應本身也許是快意，也許是戲，但是我願意嚷出來，那不是人生，那不是現實，我們平日很少遇到。什麼是我們遇到的？作威作福者依然作威作福，抗戰以前如此，抗戰之中又何嘗不如此。仗着社會地位高，罪惡的種子散得更多。

也更廣。蠱永遠是蠱。鞭長莫及；制裁的力量難得影響兩座孤島。

我不要鞭撻，這落在我對於人性的孕育以外。

然而，在這齣小戲裏面，我有一個顯著的企圖。我有一個女主人公。她的遭遇令我不平，她的命運令我不安。這不是傳奇。這是鐵一樣的事實。我在第三幕後半揭破的故事。從河內來的一位朋友親眼看見這姣好的少女和他同船，在香港分手。她住在通艙，在大餐間用飯。飯由朋友的同屋旅客付賬。她引起朋友的好奇。同屋旅客和她在河內相識，是旅館的經理把她介紹給他。說她身上只有十一塊錢，要去香港沒有更多的錢。那位旅客慨然允諾供她三餐，她的十塊錢夠自己買一張通艙的船票。到了香港，那位旅客把她送上岸，送到一家大飯店，問她此後如何安排。她沒有安排；她沒有錢；她隨命運擺弄。旅客急於原船趕回上海，只好把她付之萍水。沒有人曉得她以後的際遇。她本人似乎也絕不在意。一個浪漫的傳奇的少女；有誰說不是？

朋友從旅客那邊曉得了她的故事，帶着感慨講給我聽：一位空軍將士戰死了，他的情人懷着三四個月的孕，絕了結婚的想望，帶着罪孽的種子，不敢和人世相對，悄悄避出內地，舉目

無親，身無分文——我不想把這段傷心事鋪敘出來。假如她還活着，她和她的家人一定厭惡有人把這事公開給社會知道。我在這齣小戲裏面也加以「戲劇化」，不讓牠和事實完全相符。不過，隨我利用想像逃避，主題擺在眼邊：爲什麼法律和人造和真正的人生相離那樣遠？

如果有懲戒，承受者正是我這裏的女主人公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我納悶那女孩子和她腹裏一塊肉的下落。她尋死？我不相信。她墮落？她遇見人搭救？這齣小戲就是我給她安排的一個可能的結局。要是有人問我：這齣小戲的對象是什麼？我說是寂寞，是孤獨，是奮鬥。我不要勉強人性。我要牠平常而又平常。我不要把牠寫做一個言辭激昂的英雄；她兒子的父親是我們英勇的空軍將士就夠了。呈現她的形式似乎很對不住她，平而又平，不誇張，也不熱鬧，一個速寫而已。

一個小東西。有誰把這當做戲嗎？那是一種錯誤。有誰以爲我存心侮蔑嗎？我不想多所解釋。我是一個書生。我要的是公允；人生以及藝術的公允。問我多要些，我沒有編造的本領；要我少來些，我担心我的情感。我唯一的畏懼是自己和人生隔膜。

八月四日。

